



列兵刘峰参军已经近十个月了,虽然对军营的一切已经渐渐熟悉了,但是从没离开过家乡的他每次在疲惫的训练之余,脑海里想家的念头就没有断过。他想起寒暑假回家和父母相聚的日子,母亲做的粉蒸肉、炒里脊,都是他的最爱。但是,义务兵是没有探亲假的,自然也无法探家,他也只能在周末连队允许使用手机的时候和父母视频一下,缓解一下思乡的情绪。

刘峰的家乡在江南的一处水乡,在历史上,是有名的鱼米之乡。风吹稻花香两岸,傍晚归来鱼满筐是他家乡的写照。但是,为了心中绿色的梦想,他大学毕业后,并没有去四处投简历找工作。

其次,凭着他双学士学位的身份,找一份心仪的工作也不是难事,但他总觉得,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大学生,人生还要有一次轰轰烈烈的军旅经历才算圆满。于是,他毕业后,马上就在网上报了名,参军到了这个有着光荣历史的部队。

部队的生活简单,一日生活制度好像是电脑文档里的复制粘贴,一度让刘峰有些不适应。于是,思乡的情绪又如同雨后的草,潜滋暗长起来。那天,从新闻联播中忽然他看到了家乡遭受水灾的消息,从新闻的画面中,他看到了家乡那熟悉的房屋,他顿时心急火燎起来,爸爸妈妈怎么样了?是不是已经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?刘峰向班长反映了情况,被

## 七月的雨 花开半夏

□ 许素瑾

七月的雨最多情  
她以浪漫的情怀拥抱夏天  
于是荷花开了  
洁白的茉莉花芬芳醉人  
火红的月季花笑得好甜蜜

□ 姚海霞

一朵挨着一朵  
如我的心事,摇曳在季节的枝头  
任凭风吹雨打  
只是安静地开着

七月的雨最纯洁  
她洗刷了所有的雾霾  
让天空更加蔚蓝  
花草更加芳香  
蝉鸣更加清脆  
人的心灵更洁净  
梦想更美好

## ——长河浪花——

前些日子,在网上看到一段视频。安徽王家坝的一位老人,弥留之际想回老家看看,奈何洪水滔滔,便求助于消防队员。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水路,才回到了蓄洪区的家里。消防队员小心地把老人抬到了床上。据悉,当天下午,老人静静离开了人间。

落叶归根,作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一种信念,深深触动了所有观看视频的人。“故土难离,叶落归根”,评论区里,满是“泪目”的表情。

我很难想象老人当时的心绪。当生命所剩无几,对尘世唯一的留恋便只剩下故土了。虽然不是树,但他却能鲜明地感知自己的根,始终扎在那方土地上。在家里告别人间,成了最后的体面。回家,是心愿,更是执念。它没有原因,却是可以让人拼尽所有的原因。为此,他奋不顾身,甘愿熬过一路的颠簸疲顿,直到躺在老家的床上,才安然散尽最后的力气,合上了眼。

这种情结,我也曾感受一二。虽然我们这一代人对故乡的概念并不清晰,常年在外奔波,客居他乡的时间甚至比在老家生活的时长还长。但依旧能感同身受,因为这是传承在文化基因里的,是铭刻在中华血脉里的。所以,我们或许不能窥得它的全貌,但也能时常收到来自它的一瞥。

坐在列车上,回想老家,总会想起门前的草垛和一方小池塘。那是组成童年的主要元素,也是故土的典型意象,里面藏满了我如今遗失的回忆和心绪。那时候,我们无忧无虑,不停地接受爱,却总是忽视爱。而如今,只剩下一些空荡荡的名字,风中,早已没有了呼喚。

几十年没有回老家了,不知道它们还在不在。当我老了之后,一定会重回老家,可那时候再与它们相见,又该是什么样的心情?而当我再走进老屋中,恐怕已经抬不起头了吧——两眼泪泪,咳



□ 仇士鹏



# 短暂的相聚

□ 张长国

特许向家打个电话,但那边却显示手机关机。这更让他心里惴惴不安。半夜里,紧急集合号响了,全连的人员都到了操场上,连长传达命令,上级要他们紧急驰援灾区。

军车如绿色的长龙般连夜向灾区疾驰,天明了,从公路上看去,黄乎乎的积水越来越多,证明他们离灾区越来越近了。最后,水淹没了公路,刘峰他们不得不下车集合。在下车的空当里,刘峰向周围观察了一下,一块路牌在积水中晃晃荡荡,上面的字让他顿时激动起来:“到家了!”这个地方离他家只有二十多里路,心急如焚的他多想回家去看看,但还是强忍住了。在当地干部和民兵的带领下,他们乘坐冲锋舟到灾区里寻找被困的村民。刘峰和两个战友穿上橙色的救生衣,登上一艘冲锋舟,当地的一名干部带路,向一处村落进发。听村干部介绍,这次水来得急,电力全部中断了,信号也不通,因此,被困的村民也不少。听着介绍,刘峰他们到了一处村庄,不少村民在二层的楼房上向他们招手。冲锋舟劈开浑浊的水面,停靠在一处处房屋前,刘峰和战友们先把老人、母亲和孩子接到冲锋舟上,然后再一次次送到安全的

地方。两天下来,他们满身泥水,疲累不堪,但刘峰心里始终惦记着父母的情况,但也无处去打听。中午的时候,实在太累了,他和战友们半躺在一处沿街的房屋檐下休息,不一会,就响起了轻微的鼾声。迷迷糊糊中,他感觉有人在轻轻地擦他脸上的泥水。“是谁呢?”刘峰睁开眼睛,他怔住了,眼前的两个人让他泪崩了,“妈,爸!你们没事吧!”“没事,我们都好着呢!部队的冲锋舟把咱村的乡亲们都接出来了!”顿时,幸福的暖流包围了他。没想到,在这样的情况下,他和父母相聚了。

集合号响了,战友们纷纷从水泥地上爬起来奔向集合地点。“孩子,你赶紧去吧!救人的事要紧!”刘峰擦了擦眼泪,向父母敬了一个庄重的军礼,转身跑向了集合点。一瞬间,刘峰感觉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让自己迅速成长起来,他知道,这是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所必须经历和具备的。



向阳花开  
李京光摄

在我童年的记忆里,村周围是高大的寨墙,上面长满树木、荆棘、藤条、苔藓。寨墙外是坑塘,有宽有窄,但都相通,逢下大雨,村中的水就流入坑塘,经东坑洼地流入七里河。

1958年,北地开挖万福河后,从北门到万福河挖通了渠道,干旱时万福河的水可以流进周围的坑塘。天涝时,村周围坑塘的水可以流进万福河,那时村周围坑塘常年有水。男人们在坑塘中挑水浇菜,妇女们在坑塘边洗衣服,儿童在浅水处游泳嬉戏。坑塘里鹅鸭成群,鱼游浅水,夜间蛙鸣一片。宽阔的坑塘里植有莲藕,与坑塘相连的洼地种有芦苇和蒲草,岸边翠柳成行。那时,若环村走一走,令人心旷神怡,流连忘返。

然而,说起来最令人心疼的还是寨子里的石牌坊。

牌坊坐落在南门里约100米处,是一

我一直认为陶是醒着的,即使千年之前被埋进万丈尘土之中,千年之后重见天日,它仍然豁着嘴,倾吐自己曾经见证过的烟火日月。人世间争夺之声太大了,世俗的嘈杂遮蔽了陶的声音。人类的耳朵,被物欲牵扯,听不见火烧泥土后形成的陶发出的永恒的声音。每每陶以文物的方式出土时,人们便站在一旁,唏嘘不已,然后踮起脚尖,沿着陶指引的方向眺望。眺望那些逝去的岁月,那些远去的王朝。而此刻的陶,放去岁月的焦灼与慌乱,如一位脱光了牙的长者,豁着嘴将一段远古的文明娓娓道来。

翻开岁月的典籍,历史的青烟在册页里升腾。不难想象,在那些战乱的年代,抑或是短暂的和平时期,困苦的黎民百姓,即使收获时节,手捧到的也是少得可怜的五谷杂粮。他们还要克制自己的食欲,想节省一点,再节省一点,然后把这些五谷杂粮聚集在一起,留待以后慢慢消食,以打发往后不断延续的日子。这些积累起来的食物,找一个什么器皿盛放呢?他们低头思来想去,终于打起了脚下泥土的主意。他们把泥土盘来盘去,直到盘成一件自己喜欢的圆圆小口、圆鼓鼓腰身、厚厚底儿的陶泥坯,然后架炉,生火,煨烧——陶被制出。也许世间第一件陶被制出是在某一个黄昏,因为陶里收藏的,总是那么一点光亮,就像天黑前残剩的不多的日光。掀开陶盖,我们常常伸长脖子,朝里细看,寻找那些快要见底的东西。

陶虽不精美、不华丽,但它是一代又一

## 醒着的陶

□ 石泽丰

代乡村男人的胜利品。他们把这些暗红或深褐色的杰作捧给自己的女人,就捧出了既往的消磨的日子,捧出了渺小的愿望和对生活的憧憬。他们不企求自己如何的荣华富贵,只求生活中有着某种永恒的、贴心的温度。这温度,只有陶能给予。一代又一代的乡间女人,通过陶罐把生鲜的食品储藏起来,然后撒下一把盐,封存。日升了,月落了,在某个饥饿的日子,当身为人母的女人打开陶盖,一股清香的气息扑来。这是时间的芳香,是母亲特有的味道,它哺育着生命,让人类生生不息。

没有什么比陶更安于呆在乡村的一角,它们沉默,在世事中不争辩。自从出品的那一刻起,它就属于乡村,属于女人,属于柴米油盐的日子。它点燃了民间的故事,又熄灭了人间的百态。

我很小的时候,祖母把一些洗净的鸭蛋擦干,逐一放进一个陶罐里。在门后的我看到了这一幕,便好奇地问祖母:“这些大鸭蛋为什么不煮给我吃呀?”祖母笑了笑,她向我讲述了一个有关陶的故事,她说她昨晚梦见了陶神,陶神向我们家讨借鸭蛋,并表示二十天后归还给我们家。如果不借,陶神将会放出一条蛇,跟随在我



□ 魏建国

早就对张掖的丹霞地貌向往已久,7月中旬终于成行。

张掖以“张国臂掖,以通西域”而得名,古称“甘州”。位于中国甘肃省西北部,河西走廊中段。张掖的景点比较多,最著名的就是丹霞国家地质公园。

公园地处祁连山北麓,位于张掖市临泽县城以南30公里处的七彩镇,是国内丹霞地貌与彩色丘陵景观复合区。这里的丹霞地貌面积大,发育好,造型丰富,是中国彩色丹霞的典型代表。2005年,张掖丹霞被列为中国最美的七大丹霞地貌之一,并被公认为世界十大神奇地理奇观之一。

20日一早,我们乘坐的大巴车沿丹霞大道前行,来到景区北大门。进入园内,一墩花岗岩巨石映入我们的眼帘,上刻:中国彩虹山张掖七彩丹霞。园内共设四个观光站,乘客乘坐园内环保交通车依次游览。

来到第一站,我们就被那神奇的景色所震撼。

七彩丹霞是一个以自然风光为主的自然风景区,主要由红色砾石、砂岩和泥岩组成,有明显的干旱、半干旱气候的印迹,以交错层理、四壁陡峭、垂直节理、色彩斑斓而神奇。集广东丹霞的悬崖峭壁、峰林石柱的奇、险、美,还兼有新疆五彩城的色彩斑斓于一体。

七彩丹霞有多美,不用多说,姜文的电影《太阳照常升起》中,红色丹霞的光影衬得疯狂犹如在一个如魔幻的梦境。还有张艺谋拍摄的《三枪拍案惊奇》电影,用自己的镜头给丹霞打了个广告。

正当晨曦,站在景区游客区域处远眺丹霞时,受流水作用或有有机质沉淀,被染成片片黛青色、暗褐色、丹红色的山石开始变换颜色,似披上了五彩霓裳。

放眼望去,一座座小山丘像波浪一样连绵不断,山体彩色交织,蓝的、红的、白的、紫的、黄的、青的,一圈又一圈套在底色。怪石如林,变化万千,七彩丹霞因奇特而美丽。

仔细观赏,此处的地貌宛如上帝打翻了的调色盘。暗红、草木绿、芥末黄、浅月牙白、青灰、星空灰等鲜艳色彩,让人仿佛置身于色彩的童话世界。

沿着车行道,两侧的围栏告诉我们不可进入,以保护景观。逆光下群山的色彩有些暗淡,但仍不失神韵。

沿步道爬上山坡,眼前的“彩虹”波浪向东延展而去。

迷人的色彩顺山势起伏,如置身于滔滔的彩色波浪中,层叠起伏的丘陵被五彩的色带层层覆盖,阳光照耀下,灿若明霞。彩漫群山,美得无与伦比!

第二站下车后还要爬山,山顶上有一个很大的平台,欣赏着四个方向的不同景致。向东而望,层层叠叠,白色、黄色、淡绿色、绛紫色……到底有多少色彩数也数不清。观景平台打造得很创意,全部走道和平台都是用水板制成,对山体的影响降到了最低。

行车道沿着山沟蜿蜒曲回。来到第三站,这儿的风景更加令人叹奇!这座山被称为“丝绸天路”。不同色彩排列着从山顶斜插山脚,宛若美丽的锦缎一般。

转身而望,色彩更加斑斓,赭红色中夹杂着淡蓝色。只见那淡蓝色之间还有几处孔雀蓝,色调有些冷,不过倒是很有特色。

这儿的色彩层次分明,节理清晰,让你感觉它们是雕塑大师的艺术杰作,但无一不是出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

第四站也有一个观景台,这儿的游客很多,为保证安全,上山需要排队,有保安员控制着山上的游客数量,下来一批人,再放行一批上山的游客。

排队之际也是观景的好时机。太阳升高了,无比斑斓的色彩开始让人们眩晕。层叠起伏的丘陵被五彩的色带层层覆盖,就像傍晚日落西山时的火烧云,宛若上帝掉在人间调色盘。

远观这片丹霞地貌,气势之磅礴,场面之壮观,造型之奇特,色彩之斑斓,令人叹为观止。灿烂秀美的自然风光,勾勒成一幅独具西部特色的绚丽画卷,雄浑与清丽的七彩丹霞,让我如此眷恋不舍,真希望那种令人惊艳的美永远停留在时光里。

走出景区大门,太阳的光洒在地上,映在空中,仿佛是刚刚看过一场震撼人心的演唱会。

开始是“简集”二字。常璩早亡后,其妻遵守妇道,至死不再嫁,孝侍婆婆,教子成才,堪为村中楷模,经逐级上报,御批建坊旌表。初来乍到的外乡人,都要驻足牌坊前仔细观看,赞叹不已。

逢年过节尤其是正月十五,村里的人们都在牌坊一带挂花灯、踩高跷、舞狮子、唱戏、玩武术等,人山人海,热闹非凡。牌坊上摆放的灯盏,使整个牌坊像一座火山。每逢集会,各种摊位从街里一直摆放到牌坊处。不知经过了一代又一代多少儿童攀爬,从我记事起,八尊狮子都是光滑铮亮的。

可惜元宵节,解元集的这一标志性建筑,在1966年被拉倒,一部分用作建桥石材,一部分烧成了石灰,成了村人莫大的遗憾。幸运的是,2018年出土了一截雕刻有龙凤的大梁和两个脊吻,现保存在常氏宗祠内,成为村人永恒的记忆。

## 寨子里的石牌坊

□ 李学民 常云辉

立柱的前后两面,蹲在约一米高的方石上,中间两立柱的四尊石狮较大,两边两立柱的四尊石狮较小些,八尊狮子慈眉善目,温文尔雅。牌坊飞檐斗拱,立柱和横梁上群龙飞舞,凤凰翱翔,真可谓盘龙浮凤,百鸟祥集,栩栩如生,巧夺天工。牌坊为卯榫结构,坚牢无比。1937年大地震时,村内所有的房屋几乎全部倒塌,但牌坊却安然无恙,只有一根横梁略有松动。整座牌坊气势恢宏,肃穆壮观。牌坊立柱的北面记得有:“常璩之妻成氏和大清乾隆九年建”的字样,南面的对联已经记不清了,只记得上联



烧制的,前后经历了五代人,也许是因为它走得太累了?它破碎在我的手中。由此,我想到几千年前的陶,它们紧贴在乡村的怀里,不愿离开。哪怕是老屋倒了,村庄灭亡了,它也要与它们在一起,蛰伏在泥土中,紧裹着某种文化,神秘地游走在漫长的隧道里。

